

帛書周易疏證

連劭名著

易學考古與中華文明

洛陽市文物管理局 洛陽易經學會 編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真中華文明

洛陽易經學會 編

帛書《周易》疏證

連劭名著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帛書《周易》疏證/連劭名著. - 北京:中華書局,2012.6

(易學考古與中華文明)

ISBN 978 - 7 - 101 - 08606 - 5

I. 帛… II. 連… III. 周易 - 研究 IV. B221.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58919 號

-
- 書 名 帛書《周易》疏證
著 者 連劭名
叢 書 名 易學考古與中華文明
責任編輯 石 玉
出版發行 中華書局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
版 次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規 格 開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張 31¼ 字數 500 千字
印 數 1 - 2000 冊
國際書號 ISBN 978 - 7 - 101 - 08606 - 5
定 價 78.00 元
-

叢書前言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隨着各類考古資料的大量發現和研究的不斷深入，中國考古領域逐漸產生了諸如農業考古、美術考古、冶金考古、環境考古、石窟寺考古、動植物考古和科技考古等分支學科，使中國考古學邁入了異彩紛呈的黃金時代。同時，石經、簡帛易學文獻及與易學相關文物的大量發現，極大地促進了易學研究的深入發展。因此，易學考古與中華文明這個重要課題，就提到了我們的議事日程。

一、《周易》哲學的重要地位

中國是世界上歷史唯一沒有被中斷的文明古國。考古學的發展，為中國古代文明研究提供了大量嶄新的資料。新的研究成果表明，自河南舞陽賈湖裴李崗文化遺址到十五世紀中葉的八千多年間，華夏文明的進程長期處於世界領先或前列地位。中華民族輝煌燦爛的古代文明，為人類進步作出了巨大貢獻。

哲學是塑造人類文化的理論基礎。恩格斯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反杜林論·舊序》）因此，人們不禁要問，中華古代文明是在什麼思想指導下創造出來的？有的說是儒家，有的說是道家。我們認為，這兩種回答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全面。雖然儒、道兩家思想對中國傳統文化都產生過重大影響，但儒家側重於社會人事，道家側重於自然天道，真正對中國傳統文化起到決定性影響的，應是被稱為“大道之源”的《周易》哲學。

《周易》是中國最古老的哲學經典，被譽為東方的“聖經”。《漢書·藝

文志》說：“《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世歷三古。”這就是說，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畫八卦”，開啓了《周易》哲學的先河。文王、周公“演周易”、撰《易經》，奠定了《周易》哲學的基礎。孔子及其弟子“作易傳”，構建了《周易》哲學的理論體系。自漢代以降，《周易》被儒家列為“群經之首”，被道家奉為“三玄之冠”。數千年來，《周易》哲學成為塑造中華文明的理論基礎，對我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特別重要的是，《周易》哲學所體現的宇宙生成的“太極”學說、“陰陽和合”的辯證法則、“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和“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至今仍閃耀着熠熠光輝。因此，研究《周易》哲學及其對中華文明的深刻影響，對於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二、易學考古的重大發現

易學是研究《周易》哲學及其對中華文明深刻影響的專門學科。漢代以來的易學研究，大都局限於傳世文獻，致使許多問題難以解決。自二十世紀以來，石經、簡帛易學文獻以及與易學相關的文物資料的大量發現，為易學研究開闢了新的廣闊領域。考古發現的這些文物資料，大體可分為四種類型：

1. 商周筮數易卦的重要發現

北宋末年以來，商周器物上常見有用三個或六個數字組成的“特殊符號”，引起學者們的注意。1978年，張政烺先生具體運用奇陽、陰偶的原則，把這些數字譯成《周易》的卦畫，遂使這個長達八百多年的“奇字”之謎，得到突破性的進展（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這些數字是我國古代筮占的產物，當名之為筮數易卦。它們的數量眾多、載體廣泛、內容豐富，或刻在甲骨、石版、陶片上以便事後驗證，或作為其載體器物的象徵，或在筮數前後繫以文辭，或兩卦並列以顯示變卦占法，或數卦並列表示排列順序，或是由四五個數字組成的互體卦等。這些易卦的發現和解讀，為研究八卦、《周易》的起源和形成等問題，提供了珍貴的新資料，這應是二十世紀易學研究的重大收穫和突破。

2. 《周易》、《歸藏》的考古收穫

石經、簡帛《周易》、《歸藏》文獻的相繼問世，是二十世紀中國考古學的重要收穫。這些發現主要有：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洛陽偃師東漢太學遺址出土的熹平石經《周易》殘石。1973年，湖南長沙馬王堆西漢墓出土的帛書《周易》。1977年，安徽阜陽西漢汝陰侯墓出土的《周易》殘簡。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出土、現藏於上海博物館的戰國楚簡《周易》。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臺秦墓出土的秦簡《歸藏易》。這些石經、簡帛易學文獻的發現，是易學史上石破天驚的重大事件，為研究《周易》、《歸藏》的形成和內容諸問題，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可靠資料。

3. 先賢畫卦、演易的文物遺迹

自伏羲、文王、孔子以降，我國歷代先賢都把易學研究作為提高理論思維能力和探索“天人”關係的重要手段，故易學研究代不乏人、著述豐碩，成為中國古代學術最熱門的領域之一。因此，諸如舞陽賈湖遺址出土裝有石子的龜殼和古代式盤筮占器具以及淮陽太昊陵、天水伏羲廟、孟津龍馬負圖寺、洛寧洛出書處、湯陰羗里城、洛陽周公廟、曲阜孔廟（孔府、孔林）、洛陽邵雍祠堂、二程故里等歷代先賢與畫卦、演易相關的文物古迹等，都應納入我們的研究範疇。

4. 體現易學思想各類文物

《周易》哲學對中國古代文明的深刻影響，使許多文物遺迹和考古發現，都鮮明地打上了它的烙印。“陰陽和合”的辯證法則是《周易》哲學的基礎。《莊子·天運》載：“《易》以道陰陽。”《史記·太史公自序》說：“《易》以道化。”《易緯乾鑿度》謂：“故《易》者，天地之道也。”這說明《周易》是講天地、陰陽變化的著作。新石器時代和商周考古發現的璧、琮，漢唐時期的畫像石、墓室壁畫中常見的伏羲、女媧交尾圖，羲和抱日、常羲抱月圖和日、月圖等，都是陰陽觀念的反映。洛書“十五之數”與《周易》九、六之和相合。《易緯乾鑿度》說：“《易》一陰一陽合而十五之謂道。”偃師二里頭二號宮殿為八開間，岐山西周宗廟遺址面闊七間、進深八間，東周王城遺址東西七里、南北八里，漢魏洛陽城東西六里、南北九里，西漢長安城和隋唐洛陽城都是“經緯各長十五里”，北魏洛陽城、隋唐長安城和明清北京城的中軸綫皆為南北“十五里”，這些都是“陰陽和合”觀念在古代建築和都城制度中的具體反映。

“天人合一”的宇宙觀念是《周易》哲學的核心。《周易·繫辭傳下》說：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秦都咸陽城和隋唐洛陽城的“河漢”之象；西漢長安城“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陽，據坤靈之正位，仿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闕，豐冠山之朱堂”（《文選·班固〈西都賦〉》）；特別是明清北京城以自永定門到鐘樓南北十五里的中軸綫對稱展開，從城郭的形制、皇城的布局、五壇（天、地、日、月、社稷）的設置和城門的命名等，都顯示出天南地北、日月昇降、陰陽和合和法天則地的河洛八卦思想，這些應是中國古代以“天人合一”觀念指導都城建設的典型傑作（蔡運章：《論河洛八卦對中國古代都城制度的影響》，見《大易集成》，齊魯書社，1994年）。秦始皇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史記·秦始皇本紀》）；漢魏隋唐墓室多呈“天爲穹窿，上設星宿，以象天漢銀河”，下爲方形，陳列隨葬器具“以象地上百物”，室內有死者置於棺槨之內；我國古代車輿“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圓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八，以象星也”（《周禮·冬官·輅人》），這些都是“天人合一”宇宙觀念在中國古代文物制度中的深刻體現。

這些琳琅滿目的考古發現，內容豐富，時代連貫，地域廣泛，價值重大，不僅爲易學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新資料，也極大地豐富了易學研究的領域和內容，理應引起文物考古和易學工作者的高度重視。

三、易學研究的重要課題

《聖經》考古是西方考古學的重要門類。因“對尋找《聖經》中書面事實具體證據的渴望，包括對大洪水留下的遺迹、諾亞方舟停靠的山脈和倒塌的傑里科之牆的尋找，刺激了19世紀整個中東地區考古事業的發展”。可以說西方考古學是從《聖經》考古開始的。比現存希伯來語《聖經》文本要早一千年的《死海古卷》的發現，使《聖經》考古“得到巨大的鼓舞”。目前，經過近二百年的不懈努力，《聖經》考古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英]梅芙·肯尼迪《考古的歷史》，希望出版社，2003年，第140-155頁）。

近代著名學者王國維說：“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於新發現。”（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王國維遺書》第五冊，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多年來，重大易學考古資料的相繼發現，日益引起國內外學術界

的高度關注，現已成為中國考古學研究的熱門課題。繼馬衡《漢石經集存》（科學出版社，1957年）之後，張政烺《試釋周初青銅器銘文中的易卦》（《考古學報》1980年第4期）、屈萬里《漢石經周易殘字集證》（[臺北]聯經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4年）、鄧球柏《帛書周易校釋》（湖南出版社，1987年）、李學勤《周易經傳溯源》（長春出版社，1992年）、張立文《帛書周易注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馬承源《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韓自強《阜陽漢簡周易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劉大鈞《今、帛、竹書〈周易〉綜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等新的易學考古成果陸續涌現，一批長期從事易學考古研究的學術隊伍也逐漸形成。因此，當前的易學研究，已經進入以歷史文獻、考古發現和古文字資料相結合的新時代，這為易學考古學科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易學考古就是通過對與易學相關的出土和傳世文物的全面搜集整理，採取傳世文獻、考古發現和古文字資料相結合的科學方法，對易學的起源、形成、發展、演變及其對中華文明的深刻影響等問題進行深入研究的新興學科。這些廣泛的研究內容，使它必然成為一門多學科相交叉的前沿學科。隨着這門學科的建立和深入發展，必將為探索中華文明的起源和發展、為繼承和發揚中華傳統優秀文化、為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提高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作出新的貢獻。

古都洛陽是河圖洛書的發祥地，也是《周易》八卦的故鄉。為了總結多年來易學考古的研究成果，促進易學考古學科的形成和發展，洛陽市文物管理局和洛陽易經學會聘請著名學者李學勤、劉大鈞先生為學術顧問，邀請我國長期從事易學考古的李零、連劭名、劉正、韓自強、楊效雷等先生加盟編撰《易學考古與中華文明》叢書，共同開展這項具有重大意義的學術研究。

長期以來易學研究多囿於傳世文獻的束縛，往往“見人不見物”，給人以虛無飄渺之感，很多問題糾纏不清。現代考古發現了大量的易學文獻以及與易學相關的文物資料，而考古工作者多限於“地層學”和“類型學”的圈子，往往“見物不見人”，很少把相關文物放到《周易》哲學和當時社會的文化氛圍中去觀察研究，致使很多有價值的易學考古資料變成了“死古董”。我們這套叢書的最大特點，就是採取較科學的方法，全方位、多層次地對八卦、周易的起源、形成和發展，對《周易》哲學的基本內涵及其對中華文明的深刻影響等問題，進行考古學的深入觀察和研究。全套叢書圖文並茂，儘可能吸

收、反映易學考古的新資料和新見解。它既是對易學出土文獻及相關文物的系統整理，也是對前賢研究成果的全面總結；既堅持嚴肅認真的學術性，又儘可能注意到可讀性。因此，我們力圖使這套叢書成爲易學考古的集大成之作。

我們相信，隨着易學考古重大課題的深入開展，《易學考古與中華文明》叢書的編撰出版必將爲我國易學考古學科的建立和方興未艾的易學研究作出新的貢獻。然而，由於我們的經驗不足和學術水平所限，這套叢書中難免存在不足和錯誤之處，敬祈讀者批評指正。

蔡運章 郭引強 周建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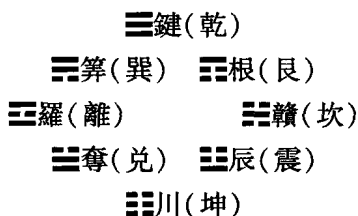
2010年9月30日於古都洛陽

序 言

上世紀中國田野考古工作中曾出土大批簡牘帛書，其中有幾件《周易》古寫本，為易學研究提供了珍貴的新資料。

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中，有一件隸書鈔寫的《周易》，字體風格與同出的《老子》乙本、《相馬經》、《五星占》相同，鈔寫年代約當漢文帝初年。帛書卦畫陽爻作“一”，陰爻作“⚊”，與此墓年代相近的安徽阜陽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曾發現《周易》殘簡，卦畫作“一”和“八”。《周易·說卦》云：“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参天兩地而倚數。”《漢書·律曆志》云：“自伏羲畫八卦，由數起。”一為陽爻，八為陰爻，是九數中最小的奇數與最大的偶數。

帛書《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列順序與今本不同，上卦為鍵(乾)、根(艮)、贛(坎)、辰(震)、川(坤)、奪(兌)、羅(離)、筭(巽)，下卦為鍵(乾)、川(坤)、根(艮)、奪(兌)、贛(坎)、羅(離)、辰(震)、筭(巽)。《周易·繫辭上》云：“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八卦定位的原則，首先是乾為天在上，坤為地在下，上南下北，《易緯乾鑿度》上云：“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又云：“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離為日在東，坎為月在西，《周易·既濟》九五云：“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崔憬曰：“五坎為月，月出西方，西鄰之謂也。二應在離，離為日，日出東方，東鄰之謂也。”據此知乾南、坤北、離東、坎西，然後可依據四正方位將帛書《周易》上卦定位如下：



《易緯乾鑿度》上云：“聖人因陰陽定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自震歷坎至艮，一陽逐位而昇，表示陽氣漸息，至乾而為純陽。之後自巽歷離至兌，一陰逐位而昇，表示陰氣逐步增長以消陽氣。《周易·繫辭上》云：“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荀爽曰：“春夏為變，秋冬為化。息卦為進，消卦為退也。”右方三陽卦逐步上昇為進，左方三陰卦逐步下降為退，反復運行，周流六虛。

下卦次序源自上卦，天地定位後，八卦分四組，處於對沖位置，即乾坤、艮兌、坎離、震巽，如帛書《易傳·易之義》所云：“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水火相射，雷風相薄，八卦相錯。”

帛書《周易》經文後面鈔有《易傳》，內有《二三子問》、《繫辭》、《易之義》、《要》、《繆和》、《昭力》。《易傳》應分內傳與外傳。《二三子問》鈔於《周易》經文後，首行頂端有墨丁，篇尾保存完好，無篇題，亦未記字數。《繫辭》與《易傳》的其他各篇共鈔在另一塊帛上，首行頂端有墨丁，尾行殘損，是否有篇題、字數無法確定。《易之義》接於《繫辭》後，首行頂端有墨丁，尾行殘損。《要》接於《易之義》後，首行頂端有墨丁，篇尾保存完好，有篇名《要》及字數“千六百卅八”。這四篇所論各有主題而相互關聯，當為帛書《易傳》的內傳。《二三子問》主要論“德”，開篇云：“易屢稱于龍，龍之德何如？”《繫辭》主要論“乾坤”，開篇云：“天尊地卑，鍵川定矣。”《易之義》主要論“義”，開篇云：“子曰：易之義，辭陰與陽，六畫而成章。”天地之大德曰生，凡德必及義，《釋名·釋言語》云：“德，得也，得事宜也。”故帛書《易傳·要》云：“子曰：易，我後其祝卜矣，我觀其德義耳也。”

《要》主要論“中和”。文中論“損益”之道，天地變化，由損益而達中和，《老子》第一章云：“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義同要，《左傳·文公二年》云：“寡君願徼福於周公、魯公。”杜預注：“徼，要也。”

《繆和》與《昭力》的文章體例與其他四篇明顯不同，採用問答形式討論經義。《繆和》接於《要》後，另起一行，首行頂端有墨丁，篇尾有題名《繆和》，但未記全篇字數。《昭力》鈔於《繆和》之後，另起一行，但有一特殊現象值得注意，即首行頂端無墨丁標誌，篇尾有題名《昭力》，另有字數“六千”，包括了《繆和》與《昭力》的字數，說明這兩篇屬同一部分，應是帛書《易傳》的外傳。

帛書《易傳·繫辭》異文頗多，如今本中的“太極”，帛書作“大恒”。恒、

常同義，《禮記·曲禮上》云：“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

鄭玄注：“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所謂“假爾泰筮有常”正是“大恒”。安陽殷墟所出武丁時代的賓組卜辭有：“王恒易即。貞王恒易即。貞王恒易即。”（《合集》40437）

王恒即大恒。易、賜古同字。古人認爲滿意的占卜結果是上天的賜予。郭店楚簡《君子》云：“天降大常，以理人倫，制爲君臣之義，作爲父子之親，分爲夫婦之辨，是故小人亂天常以逆大道，君子治人倫以順天德。”

帛書《繫辭》的另一重要異文是“四馬”，今本作“四象”。《文子·道原》云：“以天爲蓋，以地爲車，以四時爲馬，以陰陽爲御。”四時十二月，故馬象徵天數，《大戴禮記·易本命》云：“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古代算籌稱馬，《禮記·投壺》云：“請爲勝者立馬。”鄭玄注：“馬，勝算也。”故四馬如言四數，當指七八九六。象、數之別，本自天、人之分，《素問·五運行大論》云：“夫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然所合，數之可得者也。夫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

阜陽漢簡《周易》，一九七七年出土於安徽省阜陽市雙古堆西漢汝陰侯墓，殘損嚴重，存卦爻辭一百七十多條，分屬五十三卦。簡文中出現卦名三十二個，多與今本或帛書相同，不同的有“剝”作“僕”，“無妄”作“無亡”，“遯”作“椽”。

阜陽漢簡《周易》有一些重要異文，例如：

一、……老婦吉，子克家。利嫁……。

此是《蒙》九二爻辭。“老婦”，今本作“納婦”。老讀爲考，《國語·周語》云：“考神納賓也。”韋昭注：“考，合也。”古時婚配曰合，《荀子·富國》云：“男女之合。”楊倞注：“合，配也。”《周禮·媒氏》鄭玄注：“得耦曰合。”《蒙》上艮下坎，坎北方卦爲玄，晦冥之象，利於婚配，《白虎通·嫁娶》云：“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下互震爲春，古者春時令會男女。震爲娠，宜男女之事，九二應六五，亨通之象，《周易·乾·文言》云：“亨者，嘉之會也。”艮爲家，《白虎通·嫁娶》云：“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爲家。”

二、……丈夫，失小子。隋有求，得，利虛貞。卜家……。

此《隨》六三爻辭。“利虛貞”，今本作“利居貞”。《荀子·大略》云：“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楊倞注：“虛，讀爲居，聲之誤也。”居、虛不僅字

音相近，義亦相通，《老子》第七十二章云：“無狎其所居。”河上公注：“清淨無爲之謂居。”《孝經》云：“仲尼居。”《釋文》引孔安國注：“居，靜而思道也。”清靜則虛，《隨》下震上兌，下互艮爲止，故曰“利居貞”。艮終始爲天道，《管子·心術上》云：“天之道曰虛。”艮又作根，義同本，《賈子·道術》云：“道者，所以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

三、……五，有復孳如，不富以其鄰。卜家……。

此《小畜》九五爻辭。今本及帛書《周易》作“有孚，孳如，富以其鄰”。今按：“富”當指“大富”。帛書《老子》乙本云：“大方無隅，大器免成，大音希聲，天象無刑，道褒無名。”《禮記·學記》云：“君子曰：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約，大時不齊，察此四者，可以有志於本矣。”據此可曰“大富不富”，正是《象》所云“不獨富”也。

阜陽漢簡《周易》卦爻辭後附有卜辭，涉及當時社會生活的多方面，試舉一例：“……九，同人於郊，無悔。卜居官法免。”

此《同人》上九爻辭。《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反始如反本，《禮記·大學》云：“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古語中人的感官也稱爲“官”，《呂氏春秋·貴生》云：“四官，耳目鼻口也。”《禮記·大學》云：“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舊解將“心不在焉”屬下句，不確。有官則無心，有心則無官，心正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完全不受感官困擾，故卜辭云：“居官法免。”法當讀爲廢。

上海博物館近年入藏了一批戰國楚簡，內有《周易》，僅存三十四卦的部分卦爻辭。據整理者介紹，每卦首簡卦名及末簡尾字之下標有特殊符號，共六種形式，意義不明。

楚簡《周易》也有很多異文，試釋數例：

一、今本需卦，簡文寫作从包从子的一個字，當讀爲保。《釋名·釋姿容》云：“抱，保也，相親保也。”《國語·周語》云：“事神保民。”韋昭注：“保，養也。”需亦有養義，《周易·需·釋文》云：“需訓養。”《序卦》云：“物稚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古無輕唇音，包通伏，上坎爲隱伏，下乾爲君子，歸隱之象也，故《雜卦》云：“需，不進也。”

二、隨又獲，貞工。又孚才道，已明，可咎。

此《隨》九四爻辭。今本作：“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簡文“工”當讀為“空”。《釋名·釋言語》云：“凶，空也，就空亡也。”《逸周書·武順》云：“天有四時，不時曰凶。”九四失位，故凶。《隨》上互巽為工，兌為口，故曰空。不合時宜，應待機而動，《方言》十三云：“空，待也。”當此之時，虛心守道以避禍患，故曰貞空。《論語·先進》云：“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三、六四，真頤，吉，虎見融融，其猷攸攸，亡咎。

此《頤》六四爻辭。“虎見融融”，今本作“虎視眈眈”。《周易·說卦》云：“艮為虎。”見、視同義，坤為目，艮為眼，《釋名·釋形體》云：“眼，限也，童子限限而出也。”艮為融，《後漢書·蔡邕傳下》李賢注：“融風，艮之風也。”《左傳·隱公元年》云：“其樂也融融。”杜預注：“融風，和樂也。”融融猶言明明，《釋名·釋丘》云：“融，明也。”《爾雅·釋訓》云：“明明，察也。”孫注：“明明，性理之察也。”坤艮為二目，《尚書·洪範》云：“視曰明。”

《說文》云：“眈，視近而志遠也。”今按：“視近而志遠”，“自視”之義。《後漢書·馬援傳》李賢注：“自見之謂明。”《春秋繁露·仁義法》云：“自責以備謂之明。”故自見或自視皆為自明之義，《禮記·大學》云：“《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四、九四，喪羊悔亡，聞言不冬。

今本及帛書作“牽羊悔亡，聞言不信”。尚秉和據《周易》九家注補《說卦》曰：“兌為羊、為常。”常羊即喪羊，聯縣詞，《淮南子·天文》云：“東南為常羊之維。”高誘注：“常羊，不進不退之貌。”《漢書·禮樂志》云：“周流常羊思所並。”顏師古《集注》：“常羊猶逍遙也。”

五行配四時，冬為水，《禮記·中庸》云：“天命之謂性。”鄭玄注：“水神則信。”《禮記·鄉飲酒義》云：“冬之為言中也，中者藏也。”《周易·坎·象》云：“行險而不失其信。”荀爽注：“中稱信。”北方配冬，其數一，《白虎通·情信》云：“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

由上可知，雖然這三種古本《周易》的抄寫年代相近，約自戰國晚期至西漢初期，但其文字還是有一定差別的。

本書的整理，《周易》經文部分注重利用文字訓詁的方法辨析卦象。傳文部分除疏通文義外，儘量徵引相關文獻，以助參考。其中《老子》一書傳本

很多,差異較大,本書選用馬王堆帛書《老子》甲乙本、《老子道德經河上公章句》以及唐傅奕校訂《道德經古本篇》(即明正統《道藏》本)。限於作者水平,書中一定存在很多不足之處,敬祈讀者教正。

目 錄

序 言	1
一、六十四卦	1
鍵	1
婦	6
掾	10
禮	12
訟	16
同人	20
无孟	24
狗	28
根	31
泰蓄	35
剥	38
損	40
蒙	44
繫	47
頤	50
箇	54
習贛	57

禱	61
比	64
蹇	67
節	70
既濟	73
屯	76
井	80
辰	84
泰壯	87
餘	89
少過	92
歸妹	95
解	98
豐	101
恒	105
川	107
泰	113
謙	117
林	119
師	122
明夷	124
復	128
登	130
奪	133
夬	135
卒	139
欽	142
困	145